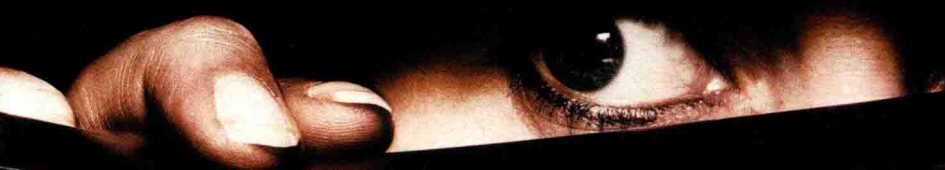


窗里的女人

[美] A.J. 费恩——著 于是——译



只要还有人在说谎，真相就始终扑朔迷离……

The Woman
in the
Window

非虚构

[美] A.J. 费恩——著 于是——译

*The Woman
in the
Window*

窗里的女人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闻天语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窗里的女人 / (美) A. J. 费恩 (A.J.Finn) 著; 于是译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2

书名原文: The Woman in the Window

ISBN 978-7-5404-8530-6

I. ①窗… II. ①A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7657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7-241

THE WOMAN IN THE WINDOW

Copyright © 2018 by A.J.Finn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ICM Partners, Curtis Brown Group Limited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心理悬疑

CHUANG LI DE NÜREN

窗里的女人

作 者: [美] A. J. 费恩

译 者: 于 是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吴文娟

策划编辑: 董 卉

特约编辑: 陈晓梦

版权支持: 文赛峰

营销支持: 李茂繁

封面设计: 利 锐
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75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350 千字

印 张: 12.5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530-6

定 价: 45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献给乔治

我总觉得，
在你内心深处，
有一些无人知晓的事情。

——《辣手摧花》（1943）

星期日

10 月 24 日

她丈夫就快到家了。这次，他会逮她个正着。

一块窗帘布都没有，一条百叶窗叶也看不到；本来，212 号的锈红色双层小楼里住的是新婚宴尔的莫兹夫妇，但他们不久前离婚了。莫兹太太也好，莫兹先生也好，我都没打过交道，但偶尔会在网上看看他在 LinkedIn 的简介和她的 Facebook 主页。他们在梅西百货的新婚礼物登记仍然有效。理论上，我仍可以买餐具送给他们。

我说过：窗前空空如也。所以 212 号总是呆呆地瞪过来，红彤彤的眼睛生猛又坦荡，我也瞪回去，生猛又坦荡地看着这户的女主人把装修队的包工头带进了客房。这房子怎么回事？爱情终结地？

她很漂亮，天生红发，草绿色的眼睛，小黑痣星星点点遍布脊背。她丈夫就没这么养眼了：约翰·米勒是个心理医生——是的，他提供婚姻咨询服务——网上能搜索出 436,000 个约翰·米勒，他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位米勒先生的诊所在格雷莫西公园附近，不接受医保给付。根据地产卖契，他用三百六十万买下了 212 号。生意想必不赖。

我对太太的了解看似更多，其实更少。一看就知道她不是那种会持家的主妇；米勒夫妇入住新宅已有八周，可窗口至今毫无遮蔽，啧啧。她每周练三次瑜伽，胳膊下夹着卷成筒的魔力瑜伽垫，穿着紧身裤，轻快地走下楼梯。此外，她肯定在什么地方当志愿者——每周一、周五十一点刚过，她都会出门，那时我差不多刚起床，她会在下午五点到

五点半之间回家，那时我刚坐定，正要看每晚必看的电影。（今天晚上选的是《知情太多的男人》，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。套用这个句式，我就是“看片太多的女人”。）

我还注意到，她喜欢在下午喝一杯，和我一样。她早上也喜欢来一杯吗？和我一样？

她显然比米勒先生年轻，也比我年轻（也更敏捷），但她的年龄是个谜；至于名字，我只能靠猜。我给她取的名字是丽塔，因为她有几分像《吉尔达》中的丽塔·海华丝。我很喜欢片中那句台词——“我才不感兴趣呢”。

我倒是非常感兴趣，不是对她的身体感兴趣——苍白的脊梁骨，像发育不良的翅膀般凸起的肩胛骨，裹住双乳的浅蓝色胸罩：不管是哪个部位，只要这些景象隐约出现在我的镜头里，我都会立刻看向别处。我感兴趣的是她掌控的生活：不止一人份的生活。比起我的生活，她至少多了两倍份额。

片刻前，刚过正午，她的丈夫已转过街角，就在她刚把前门关上，那个包工头黏在她身旁进去之后。这不太正常——米勒先生每逢周日必在三点一刻回家，没有例外。

然而，好医生此刻却大步流星地走在人行道上，呼哧呼哧喘着气，手里的公文包甩来甩去，婚戒一闪一闪。我拉近镜头，对准他的脚：暗红色牛皮鞋擦得锃亮，无死角地捕捉秋日艳阳，每迈一步都像在踢开一片阳光。

我抬起相机，去看他的脸。什么都逃不过我手中配了 Opteka 镜头的尼康 D5500：深灰色头发有几缕不太服帖，细框眼镜架略显廉价，稍稍凹陷的颧骨下显出一小片胡楂。相比于面孔，他显然更精心照顾他的鞋子。

回头再看 212，丽塔和包工头正在飞速脱衣。我可以拨通查号台问到 212 的电话，打个电话过去，警告她。但我不会。这种观望就像自然摄影：你不能去干扰野生动物。

顶多还有半分钟，米勒医生就要走到前门了。他的太太在包工头的脖颈上印上湿吻，褪下她的衬衫。

还有四步。三、二、一。最多还有二十秒，从现在算起。

她用牙齿咬住他的领带，露出媚笑。她的双手在他的衬衣上来回抚摸。他吻上了她的耳朵。

她的丈夫跳过人行道上一段下陷的石板。十五秒。

我几乎能听到领带从他衣领间抽下来的摩擦声。她一甩手，把它扔到房间的另一头去。

十秒。我再次拉近，镜头听话地伸出去。他的手探入衣袋，摸出一串钥匙。七秒。

她松开了马尾辫，头发散落肩头。

三秒。他走上了门前的台阶。

她张开双臂环抱他，深吻。

他把钥匙插进门锁。转动。

我拉近，对准她的脸，眼睛顿时瞪大。她听到了。

我抓拍了一张。

就在这时，他的公文包弹开了。

一摞纸喷涌散出，随风飘落在地。我立刻调整角度，瞄准米勒先生，抓到了他骂出声时嘟起嘴的瞬间；他把公文包搁在门廊的地面上，用锃亮的皮鞋踩住几张，再伸手把飞出去的纸拢回来。还有一张索性飞向高处，卡在树杈间。他没有注意到。

再看丽塔，她正伸出胳膊套进衣袖，把头发拢到背后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走出了客房。包工头眨眼间就落单了，他跳下床，捡起领带，慌忙塞进口袋。

我长出一口气，发出气球漏气的那种声音。我刚才都没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一直屏着气。

前门开了：丽塔冲下门阶，喊住她的丈夫。他转过身去；我希望他是面带笑容的——这时我看不到他的表情。她也蹲下身，从人行道上拾

起散落的纸张。

包工头出现在门口，一只手塞在口袋里，另一只手扬了扬。米勒先生也招招手，回了礼。他走上门廊，拿起公文包，两个男人握了握手。他们走进屋去，丽塔跟在后面。

好吧。也许还有下一次。

星期一

10 月 25 日

刚才有辆车嗡嗡地开过去，像灵车那样走得很慢，有点肃穆，尾灯在黑暗中闪闪发亮。“新搬来的邻居。”我对女儿说。

“哪一栋？”

“公园另一边的。207。”车已经停在那户门口，暮色中，依稀能看到他们像幽灵般晦暗不清，从后备厢里不断地搬出纸箱。

她的嘴里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。

“你在吃什么？”我问。其实不用问，今晚是中餐之夜；她在吃捞面。

“捞面。”

“和妈咪讲话的时候不要吃东西，别吃了。”

她又哧溜一下，咀嚼起来。“妈——”这是我俩之间的拉锯战；她不想再叫我妈咪，而是用更短促、生硬的叫法，毫不顾及我的意愿。埃德的回应是“随她去吧”，可那时候她明明还叫他“爹地”呢。

“你该过去打个招呼。”奥莉薇亚怂恿我。

“小南瓜，我很乐意去一趟。”我走上楼梯，想去二楼，那儿的视野更好。“哦，到处都有南瓜。家家户户都摆出一只。格雷家有四只呢。”我到了二楼平台，手里拿着酒杯，唇间抿着红酒。“真想帮你挑只大南瓜。跟爹地说，给你弄一只。”我喝一口，吞下，“让他给你搬两只南瓜，一只给你，一只给我。”

“好。”

小卫生间半敞着门，但没开灯，我瞥见自己在镜子中的映象。“你开心吗，宝贝？”

“开心。”

“不孤独吗？”她在纽约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；她太害羞了，太小了。

“不。”

我抬头看向楼梯尽头，黑漆漆的，上面很暗。白天，阳光穿过穹顶天窗照耀下来；夜里，天窗就成了瞪圆的独眼，俯视深邃的阶梯。“你想念庞奇吗？”

“不想。”她和猫也相处得不好。有一年圣诞节清晨，公猫庞奇抓伤了她的两只前爪飞快扫过她的手腕，留下纵横交错的四道抓痕；皮肤上渗出鲜红的血珠，像是红色的井字棋盘；埃德差点把猫扔出窗口。现在，我四下环顾，发现猫蜷在书房沙发上，望着我。

“小南瓜，让我和爹地讲话。”我又上了一段楼梯，走廊上的长条形地垫硌得我脚底板疼。藤编的。我们当时怎么想的啊？它太容易脏了。

“嘿，女汉子。”他跟我打招呼，“有新邻居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儿不是刚搬来一户吗？”

“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。212。他们姓米勒。”我以脚跟为圆心，转身下楼梯。

“现在搬来的又是哪家？”

“207。在公园的另一边。”

“街坊邻居一直在变。”

我下了一层，在平台上转弯。“他们带过来的东西不算多。只有一辆车。”

“新邻居大概很快会来打招呼。”

“应该是吧。”

沉默。我抿了一口酒。

现在，我又回到起居室了，站在壁炉边，火光聚集在这里，墙角的阴影却显得很深重。“我说……”埃德开口了。

“他们有个儿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有个儿子。”我重复一遍，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窗上。哈莱姆区的这片街区还没有普及钠灯，照亮街道的只有柠檬角形状的月亮，但我可以辨认出远处的人影：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一个高个子男孩，来回走动，把箱子搬到前门口。“十几岁。”我补充了一句。

“别激动，老女人。”

我抢在自己管住嘴巴之前，让这句话脱口而出：“好希望你们在这里。”

连我都感到措手不及。埃德也没想到，我听得出来。短暂的冷场。

接着，他说：“你还需要一段时间。”

我没出声。

“医生都说了，太多的联系不利于康复。”

“我就是那个医生。”

“你只是其中之一。”

身后传来柴火裂开的噼啪声——壁炉里亮出一星火花。炉火稳定下来，在壁炉栏里温柔地燃烧。

“你为什么不邀请那些新邻居来家里做客呢？”他问道。

我一饮而尽。“今晚就这样吧。”

“安娜。”

“埃德。”

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呼吸声。“很遗憾，我们不在你身边。”

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：“我也很遗憾。”

庞奇刚才跟着我下楼了。我一把抱起它，走向厨房，把电话放在厨台上。睡前再来一杯。

抓着酒瓶，我转身面向窗户，正对着人行道上如幽灵般游荡的三个影子，嘴对瓶口，仰脖自灌。

星期二

10 月 26 日

3

去年此时，我们打算把这栋房子卖了，甚至约了房产经纪人；明年九月，奥莉薇亚可以去市中心的学校上课，埃德已在伦诺克斯山为我俩找到了极好的工作。“会很好玩的，”他信誓旦旦地说，“我会装一个坐浴盆，只给你用。”我在他肩头捶了一拳。

“坐浴盆是什么东西？”奥莉薇亚问。

但后来他走了，也带走了她。所以，昨晚我心痛如绞，回想起那个胎死腹中的卖房广告：满怀挚爱重新翻修！十九世纪哈莱姆黄金地段地标建筑！无与伦比的家庭别墅！我觉得“地标”和“黄金地段”这两个用语有待商榷。“哈莱姆”当然是准确无误的，“十九世纪（1884年）”也是。“满怀挚爱重新翻修”，我可以拍着胸脯保证属实，装修费还很贵呢。“无与伦比的家庭别墅”也是实话。

我的地产及附属空间如下：

地下室：我们的房产经纪人称之为“低层复式套间”。街面以下，独立门户，面积等同于公寓整个底层；内设厨房、浴室、卧室、小办公室。那是埃德八年来的工作空间——设计蓝图被他铺在桌上，合同和各种文件被他钉在墙上。目前已外租。

花园：其实应该说是庭院，可以直接从一楼进出。灰岩地砖铺就；摆了一对没人用的阿迪朗达克实木花园椅；靠外面的角落里种着一棵无精打采的小白蜡树，像个没朋友的青少年，孤零零地孑孓难行。我常常

想去抱抱它。

一楼：如果你是英国人，那就该说“底层”；如果你是法国人，那会说“premier étage”。（我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，但我实习期曾在牛津住过一段日子——恰好就住在“低层复式套间”，还在今年七月开始了线上法语自学。）厨房——开放式，“雅致型”（还是房产经纪人说的），后门直通花园，边门通向公园。白桦木地板，现在有一块块红葡萄酒留下的污迹。走廊里有一个小卫生间——我称它为红房间。根据本杰明摩尔涂料公司的目录，那种红叫“番茄红”。起居室内有沙发和咖啡桌，铺着长毛绒波斯地毯，踩上去依然感觉很舒服。

二楼：埃德的书房（书架上满登登的，有的书脊有裂痕，书封上色尘斑驳，所有的书像一口好牙那样排得整整齐齐）和我的书房（空旷又通风，宜家书桌上摆着苹果笔记本电脑——我的国际象棋鏖战之地）。也有一个卫生间，刷成了名为“天堂狂喜”的蓝色，对一间只有马桶的小房间来说，这种蓝色野心不小。还有一个很深的多用途储物间，也许可以把它改造成暗房，万一我舍弃数码相机，再用胶片呢？我对数码相机越来越无感了。

三楼：主卧和浴室。这一年，我把很多时间耗在了床上；床垫是那种有益睡眠的智能床垫，两边可单独调节。埃德把他那边设置在柔软挡，软得能让人陷下去；我这边设置在坚硬挡。“你躺在砖头上睡觉啊！”有一次他这么说，并漫不经心地竖起手指，好像在床单上弹钢琴。

“你睡在云朵里。”我对他说。他就给了我一个缓慢悠长的吻。

他们走后，在黑暗又空虚的几个月中，这么大的床简直像是给自己的大奖，我会在床上慢慢地滚，像翻卷的海浪一样，从一边滚到另一边，把被子缠在身上，再摊开。

三楼还有客房和双人套房。

四楼：很久以前的用人房，现在是奥莉薇亚的卧室。此外还有一间备用的空房。夜里，我有时会像鬼魂一样潜入她的房间。白天，我时常